

献 辞

离我心脏最近的 ,是你
守护着山的尊严水的歌唱的 ,是你
照耀在一切星辰之上的 ,是你
呵！我的中国

序 诗

又是十月 ,又是十月
十月的第一天是大写的日子
经过丽日 经过风雨
今天是第五个十月的开始
屹立在太阳与大地之间的
光灿灿的“ 员”字

是我们远祖手植的古柏
后来化作民族的脊骨
莽莽河山
 全靠它的照耀
浩浩天宇
 全靠它的支撑

呵，十月一日
是我们母亲山河的生日
 是我们十二亿人的生日
 是我的生日
让我们燃起
 五十支喜庆的红烛
照耀五十朵
 深情的玫瑰
看蓝天下
十月枝头成熟了
金黄的稻穗

雪白的棉花
鲜红的苹果
大地的一切都是为了献给你
欢乐的鞭炮
艳丽的花朵
一起迸放
闪亮的瞳仁
飞动的神采
一起闪动
人间的一切都是为了献给你
动地的大鼓
锃亮的唢呐
把大地震得轻轻摇荡
彩灯是眼睛
旗帜是翅膀
激动的歌声回响在千山万水
这一天的一切都是为了献给你
中国

哪条琴弦

不在幸福中颤动

哪只杯子

不溢满欢乐的酒

亲爱的祖国

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

都献给你,我的

眼睛、耳朵、喉咙

左手和右手

当然还有我的

心脏、肺叶以及

几十年日夜不息地流动的

韵型的血

我的曾受过

炮火检验、岁月过滤的血

是圣洁的

我的曾历尽

烈焰燃烧、痛苦冶炼的感情
是纯真的
但仍嫌不够
即使有时
 我的笔沉沉睡去
但我的心仍在醒着
 连同我的影子都献给你
 直到我一无所有
但仍嫌不够
我知道
我献给你的和
 你所给予我的
是多么难以相比
我只是你悬浮的
 一粒尘沙 ,或一滴
 极小极小的水珠 ,或一片
 小小的挣扎吐绿的叶子
而你是我的全部世界

这是真实的

在我的理解和认识中

我对你的爱

无论甜蜜或苦涩

怨尤或追悔

也无论礼赞或诅咒

欢乐或痛苦

都是深刻而具体的

是纯净而真挚的

在时间和空间中

我对你的爱永难穷尽

哦，祖国

尽管在我的生活中

中国钟摆和时针

给了我一个二十四小时

又一个二十四小时

在忙碌中我常常
忘却了你
犹如生命常常忘记
需要须臾不停地呼吸
但你却始终没有忘记我
你无时不用
慈祥的眼睛
健壮的手臂
温暖的胸膛
拥抱我,像
阳光照耀一棵小树
泥土滋润一棵小草
我热爱你因劳动
而皴裂的粗糙的手指
我熟悉你因风霜
而变形的赤裸的双脚
甚至你的声音
你的体温

你的气息

我穿的是你给我的布衣

吃的是你给我的温热的饭食

你对我的无微不至

常使我感到惭愧和痛苦

在万物不息的运动中

你给了我生命

并指给我它的位置和意义

给我思想、意志和

精神力量

给我灵魂

在对真理和自由的追寻中

你告诉我人的尊严和

生的价值

在历史的创造中

在狂涛浪涌和漩涡里

使我生活得聪明和勇敢

站在这一天面前
 仰望着你
朝阳的祖国
让我以最简单、最纯真的方式
 表示对你的爱
我要写一首诗
也许这些诗句
 像北方贫瘠山野
 干枯的野酸枣枝
但它们是执著而淳朴的
它们的每一笔都是滚烫的
 每个字都跳着我的脉搏
哦，祖国

员

一岁一枯荣的野草
掩埋了洪荒岁月
日晷上 ,光和影
一寸寸移去
泥土挖成洞穴
洞穴又化成泥土

这就是我的民族
 远古生活的图景
汗和劳动号子
 在苦涩中流淌
穿过五十万年 ,五万年 ,五千年
时间都已死去
 历史却并未失重
时间都已死去
 声音却并未冷却

我们是从
 龙骨山的洞穴
 走来的人
是从比当今世界上
 任何摩天大楼
 都高的洞穴
 走来的人
在黄河岸边

我们和野牛、赤鹿
一起生长
山洞里 河滩上
篝火照耀着我们
结成群体
在严酷的风雨雷火中
一个集体
一个部落
一个民族
在艰辛中成长
我就是从那
黑得发亮的头发和
浑厚的黄土般的肤色
开始认识我的祖先和民族的
我就是从那
一块粗糙的刮石器的石片和
一根骨针
开始认识我的民族和祖国的

我就是从一杯酒
认识酿造它的是
 昆仑山头的白雪
 屈原的叹息和
 杜甫的渴盼
我是从前天的风
 昨天的雨和
 今天的阳光
开始认识我的祖国和自己的

自从我们的远祖
 ——第一只类人猿
从密林的树杈
 跳到地面站起来
便从未停止追求和思索
他们以不屈和坚忍
 失败和磨难
 创造自己的命运

在莽莽群山和滔滔大河间
带着史前的冲动和变异
繁衍了一代代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子孙
石头和泥土

磨砺了他们的双脚和双手
在最冷的泪和最热的血之间
他们创造神话、传说和史诗

以石器和弓弩狩猎

以木犁种植谷物

他们制作陶器

绩麻、缫丝

以勤劳和智慧

向土地索取报偿

使汗水发芽

看那陶片上的游鱼吧

看那瓦罐上的花纹吧

看那记事的绳结和

一个个一眨不眨的眼睛般的
聪明的符号吧

从斑驳的
龟甲、兽骨、碑碣到
竹简、木版、土纸上的
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
写的都是我们的历史

那一件件
神情古朴的黑陶和
凝重的绿锈的青铜器

至今仍留有酒的气息和
稻黍的芳香

世界上没有任何珍宝
能和它们相比

深埋地下千年的
战车和兵马

尽管它们已不认识
它们的后裔

但它们的灵魂是不死的
它们的精神正是
 那些工匠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
透迤于千山万岭
 亘古苍凉之上的长城
从每座戍楼废燧
都可听到远古传来的
 旗飞鼓角的嘶喊
墩台 , 矢堞 , 铁甲 , 利箭
征服与被征服的箭镞
 至今都是滚烫的

青铜中的殷商
 石头里的秦汉
 瓦缶上的唐宋
在激流与山岩的缝隙间
在历史和泥土的缝隙间